



五代史
三



伊予
1.795
265



1735
265

五代史第二十七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為文思使與安重
 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為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為副使西川
 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巖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
 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為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
 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
 祥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聞
 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
 誨以弘昭厚已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
 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
 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弘昭閉門不



書局

所購以贈

館書

氏雷

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弘昭爲人罷爲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有端唐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人言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以弘昭及馮贇代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廝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弘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爲閹者贇爲兒時以通黠爲明宗所愛明宗爲節度使以贇爲進奏官明宗卽位卽爲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贇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爲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

事中陳又爲人險譎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又事郭崇韜兩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爲樞密院直學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贇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贇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暉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裁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贇于家贇母新死子母棄尸于道妻子皆見殺贇有子三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卽位贈弘昭尚書令贇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于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暘而延朗爲孔目官初愍帝卽位徙廢帝爲北京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暘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暘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暘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巳土暘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卽以濛爲館驛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暘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

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恣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暘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卽位之日受冊明宗樞前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暘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由是暘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旣立以昭胤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爲比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爲皇城使暘爲宣徽北院使延朗爲莊宅使久之以昭胤暘爲樞密使延朗爲副使審虔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爲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暘及延朗掌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旣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爲羸疾炙灼滿身

與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爲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于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饋運芻糧遠近勞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爲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高祖益自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卽陽爲羸疾不自堪因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陵與民家墓相雜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爲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

義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帝夜召之語罷敬瑭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爾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日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敬瑭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爲答詔曰宜以惡語詆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瑭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顛遽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悞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是時契丹已立敬瑭爲天子以兵而南帝

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爲民初延朗與嵩並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爲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嵩心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爲追兵所殺晉高祖聞嵩常不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爲將歲餘卒專美事晉爲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帝以昭胤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其不爲禍

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爲之謀未必能不敗况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爲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卽位歷應嵐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鳳翔軍叛降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千人家屬未及而從珂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卽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之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爲右神武統軍石敬瑭

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晉高祖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爲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卽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爲親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素驕自爲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爲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

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嘗爲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閱從榮家貲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帝卽位弘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釗兵叛降從珂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卽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于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帥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愍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

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鬪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帥小衄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得虔釗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來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于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爲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嗚呼五代爲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

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爲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至于亡語曰涓涓不絕流爲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各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爲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

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爲騎將明宗卽位拜澄州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王從珂以彥稠爲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戒彥稠得彥溫母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爲靜難軍節度使黨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靈武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窟山谷明宗以謂黨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曰吾誅黨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爲名重斂軍士

也已而彥稠以黨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團及遺秦王金裝胡鞞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以賜彥稠又逐鹽州諸戎取其所掠男女千餘人潞王從珂反彥稠爲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東走爲潞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之晉高祖立贈侍中

彥稠與思同俱以敗走時愍帝猶在唐未亡二人走歸國於節未虧異于元行欽之走也然思同辭義不屈其死可嘉彥稠直

被執見殺爾餘無可稱故不列于死事傳

五代史第二十七終

藝文志卷之四

五代史第二十八

藝文志卷之四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
中山唐亡爲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
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爲行臺左丞相莊宗卽帝位拜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
序常爲尚書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革說
爲相說唐末爲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爲禮部侍郎革
以說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
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於國而亦無
學術革說俯仰默默無所爲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
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勅亂易昭

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崇韜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革以漸而崇韜疾惡太甚果於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玫皆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說革詣閣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僞濫駁放而斃踣羈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採稻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爲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爲相遭天下多故

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以其子爲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爲非遽改佗官而革以說子爲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爲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爲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之于朝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隣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說淑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珣任圜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與選人責授革費州司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已而竄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爲相常以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爲屬郡及

破蜀季興無功而唐用佗將取五州明宗初卽位季興數請五州以謂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濤爲尚書膳部員外郎卒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爲鹽鐵出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爲道士遊諸侯間豆盧革爲王處直判官盧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之以爲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誠歿于陣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卮酒碎一書記於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合兒邪莊宗已卽位議擇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盧

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時名族可以爲相莊宗以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對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婿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耶宰相取給州縣何爲不可圜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悞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之乃罷爲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五代史卷三十八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爲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縱橫益皆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碎圜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圜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圜爲嗣昭畫守計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奉使往來辯釋讒構嗣昭卒免於禍圜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圜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文禮弑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歿圜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旣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圜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圜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圜曰城中兵食俱盡而久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圜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

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圜其言不欺旣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乞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圜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爲政有惠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圜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圜與崇韜素相善又爲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託之而圜多所違異初圜推官張彭爲人傾險貪黷圜不能察信任之多爲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爲圜謀隱其公廨錢後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宮人百餘人有許氏者尤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圜有隙同光三年圜罷司馬守工部尚書魏王繼岌暨崇韜伐蜀懼

園攻已於後乃辟園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園黔南節度使園懇辭
不就繼岌殺崇韜以園代將其軍而旋康延孝反繼岌遣園將三
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于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
殺園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
三司是時明宗新誅孔謙園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
便之是秋韋說豆盧革罷相園與安重誨鄭珪孔循議擇當爲相
者園意屬李琪而珪循雅不欲琪爲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
但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爲之太常卿崔協可也重誨
以爲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卽以協對園前爭曰重誨未
諳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
爲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
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

審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蕭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
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可以相矣
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
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園二則任園園乃何人園謂重
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
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蜚蠊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
循言爲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
爲然園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
誨奏請自內出園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園聲
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
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
明宗由是不悅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園益憤沮重誨嘗過園園

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園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園遽求
罷職乃罷爲太子少保園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磁州朱守殷
反于汴州重誨誣園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園受命怡然聚
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爲下詔坐園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
望愍帝卽位贈園太傅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黥燕人以爲兵
鳳懼因髡爲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以守奇爲博州
刺史鳳爲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爲鄆州節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
聞鳳名得之喜以爲扈鑾學士莊宗卽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第酒酣命皇后拜全義爲父
明日遣宦者命學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
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固請籍沒鳳又上

書言繼孫爲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刑人
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群小用事鳳言皆不見納明宗
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
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
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爲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強素與
任圜善自圜爲相頗薦進之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
結銜又在官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圜升學士於官上又詔
班在翰林學士上圜爲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是時重誨方用事
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豈肯謀反
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對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
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爲北京巡官明宗爲內衙指揮使重誨
欲試玄豹乃使佗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

五十一卷二十八
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
爲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卽位思玄豹以爲神將召至京師
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
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爲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朱守殷反明
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徙家至
汴不欲北行軍中爲之洶洶而定州王都以爲天子幸汴州誅守
殷而又幸鄴以圖已因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詣閣請罷幸鄴明
宗不聽人情大恐群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
誨以白遂罷幸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
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僞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
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天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秘書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爲翰林學士

而嶠亦許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嶠久不遷自以材名在
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詆訾鳳鳳心銜之未有
以發而嶠與隣家爭水竇爲安重誨所怒鳳卽左遷嶠秘書少監
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於
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
下詔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寃之其後安重誨爲
邊彥溫等告變明宗詔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卽斬之後數日鳳
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
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家利害陛下不可以爲閑
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
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
賤歷艱危致陛下爲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

五仁史卷二十八
卿言是也遂族彥溫等三家其後重誨得罪群臣無敢言者獨鳳
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爲朋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
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入立召爲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
疾篤自筮投箸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
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舉進士
爲河中節度使李都摧鹽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爲榆次令遂爲
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
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爲書諭梁
辭甚辨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
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
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爲我荅之及翔所荅書辭不工而襲吉

之書多傳於世襲吉爲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以盧汝
弼代爲副使汝弼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簡求爲河東節
度使爲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薨莊宗嗣爲晉王承
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宗卽位贈襲吉禮部尚書汝
弼兵部尚書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爲人沈靜寡欲少好學能鼓琴飲酒莊宗
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宗卽位拜工部侍郎
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
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
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爲卽位壇於是憲言卽位壇王者所以興
也漢鄯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爲鞠場場未
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毀壇以爲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

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不以聞莊宗至魏大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嬖佞史彥瓊曰我與羣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爲憲解之乃已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求王存霸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鞅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

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巡檢符彥超願爲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出奔沂州亦見殺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鞏廷美楊溫之死予旣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也予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未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爾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爲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予亦以爲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

得列於死節也

蕭希甫宋州人也爲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推官莊宗卽帝位欲以知制誥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二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希宦官旨共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甫矢志尤怏怏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

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爲笑明宗卽位召爲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略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賊之吏刑獄之寃者何可勝紀而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說頗沮難之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而說與隣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說卒皆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嘗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誥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安重誨求希甫啖之是時明宗將有事于南郊前齋一日羣臣習

儀于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誨侯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希甫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起因大詬詈是夜託疾還第月餘坐告李筠事動搖軍衆貶嵐州司戶參軍卒于貶所

劉贊魏州人也父玘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玘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於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爲羅紹威判官去爲租庸使趙巖巡官又爲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是時秦王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道之大臣畏王不敢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卽請贊乃拜贊祕書監爲置之私第瓚飲恨而卒

秦王傅贊泣曰禍將至矣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諂以驕王獨贊從容諷諫率以正道秦王嘗令賓客作文於坐中贊自以師傅恥與羣小比伍雖操筆勉疆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來不得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詹事王居敏及劉贊皆以正直爲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詡病告家居久皆宜不與其謀而諮議參軍高輦與王最厚輦法當死其餘可次第原減朱弘昭曰諸公不知其意爾使秦王得入光政門當待贊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而馮贊亦爭以爲不可贊等乃得免死於是論高輦死而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初贊聞秦

王敗卽白衣駕驢以俟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冢嗣見殺而賓僚奪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爲太原節度使辟爲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瓚爲人明敏通於吏事外若疎簡而內頗周密莊宗建大號于鄴都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卽位召還見于內殿勞問久之已而以瓚爲西川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已有二志方以副使趙季良爲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瓚恥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京爲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常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爲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祥反罷瓚司馬

五代史第二十九

晉臣傳第十七

西川生鳳臺
氏開國南注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邪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已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往見德光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卽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

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
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泰寧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
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
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
維翰使者至卧内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胷中得卿此疏計已決
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徙
鎮晉昌出帝卽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
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
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
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浸理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
高祖以爲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
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爲樞密使

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爲之維翰權勢旣盛四方賂遺歲積鉅
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讒之帝欲驟黜維
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爲不可卒以玉爲樞密使旣而以爲相維
翰日益見疎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爲皇弟重
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
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
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來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
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
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耶
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
帝以維翰嘗議母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
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貲產維翰狀貌旣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

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檢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爲彥澤所掠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疆見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

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爲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爲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爲客將高祖卽位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鎮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侘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

中以歸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王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爲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虜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

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爲言契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爲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置妓樂惟意所爲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不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權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

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疆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爲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大原召契丹爲援契丹過雲州彥珣出城

迎謁爲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卽開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所爲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爲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卽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州皆警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王令溫爲末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邵珂素驕很難制令溫奪其職珂閑居無憊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雲中七月契丹不能下乃遣巒馳驛代令溫守貝州巒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士卒皆愛之珂因求見巒願自效巒推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契丹圍三日四面急攻之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

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繼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而令溫家屬爲契丹所虜出帝憫之以令溫爲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溫瀛州河間人也

王今溫疑邵珂而質其子矣巒不能察其姦反委以兵及契丹入貝州又不拒戰遽投井死其死不足貴故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第二十九終

西川毛鳳苞氏書

五代史第三十

漢臣傳第十八

西川毛鳳苞氏書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爲高祖從事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爲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爲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爲人貪詐無行喜爲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䟽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高祖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爲已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高祖旣定京師逢

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
謗者謹譁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永吉初朝
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驥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
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爲解逢吉乃使人市一
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未使楚至是還
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怏怏以其囊裝之
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
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
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
與弟嶼義等下獄崧歎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爲
亂獄中上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族崧家是時天下多盜
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

曰爲盜族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恠以爲是不得已但去族
誅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
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
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爲賊悉擒之斷
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逢吉以
仁魯爲能由是天下因盜殺人滋濫逢吉已貴益爲豪侈謂中書
堂食爲不可食乃命家厨進羞日極珍善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
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爲喪服武氏未暮除其諸子爲官有
庶兄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佗事告於高祖
杖殺之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太祖恨之
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李濤諷濤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
怒濤離間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

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周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肇議弘肇怒逢吉異已已而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弘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羹粉矣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之業等卒殺弘肇卽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周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爲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廣順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爲人驕勇走及奔馬梁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爲兵隸開道指揮選爲禁兵漢高祖典禁兵弘肇爲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是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前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霍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弘肇爲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少忤意立搃殺之軍中爲之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授一作受顧命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來興趙思綰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

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坐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卽腰斬之又爲斷舌決口斫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爲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廝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暉狡酷因緣爲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爲卒弘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爲獻潁州麴場官麴溫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溫拯訴之弘肇弘肇以謂潁已屬州而溫不先白已乃追溫殺之連

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羣臣弘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爲不可弘肇恨之明日會飲竇貞固第弘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爲異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酬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

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爲譏已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毆之逢吉先出弘肇起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蘇公漢宰相公若殺之致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是時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葉等乘間潛之以謂弘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爲兵至達旦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弘肇已死帝坐崇元殿召羣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羣臣莫能對又召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今日吾得爲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卽位追封弘肇鄭王以禮歸葬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爲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領度支補邠勾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爲右都押衙高祖卽位拜樞密使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忌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賄除吏多繆邠爲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爲可乃入白而深革逢吉所爲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爲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邠常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李太后弟業求爲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

問邠邠止以爲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邠又以爲不可夫
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爲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
構之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邠爲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却然
往往以獻於帝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
有用乃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周太祖卽位追封弘農王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爲州孔目官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章事
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與副招討李周善乃以章託周周匿
章褚中以橐駝負之洛陽藏周第唐滅章乃出爲河陽糧料使漢
高祖典禁兵補章都孔目官從之太原高祖卽位拜三司使檢校
太尉高祖崩隱帝卽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
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
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

爲雀鼠耗章乃增一石輸二斗爲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
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
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
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
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章猶意不能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礬
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爲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
日見殺

劉銖陝州人也少爲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鎮太原以
爲左都押衙銖爲人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爲勇斷類已特信用之
高祖卽位拜永興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又
加侍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濱海
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自攝治置刑獄

不關州縣而前爲吏者利其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爲苦銖乃一切禁之然銖用法亦自爲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卽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請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爲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銖剛暴召之懼不至是時沂州郭淮攻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往代銖銖顧禁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京師銖嘗切齒於史弘肇楊邠等已而弘肇等死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僕儼兒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爲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爲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佗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

與羣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羣臣皆以爲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梟首於市赦其妻子太祖卽位賜陝州莊宅各一區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以爲武德使隱帝卽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無顧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乂問禳除之法延乂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魃也皇太后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旣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聶文進後贊郭允明等狎昵多爲廋語相誚戲放紙鳶于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帝帝不聽時宣徽使闕業欲得之太后亦遣人微諷大臣大臣楊邠史

弘肇等皆以爲不可業由此怨望謀殺邠等邠等已死又遣供奉官孟業以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已至滑州隱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耳業請出府庫以資軍宰相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威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子弟作書以告北兵之來者及漢兵敗于北郊業取內庫金寶懷之以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州爲人所殺

聶文進并州人也少爲軍卒善書筭給事漢高祖帳中高祖鎮太原以爲押司官高祖卽位歷拜領軍屯衛將軍樞密院承旨周太祖爲樞密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橫恣遷右領軍大將軍入謝召諸將軍設食朝堂儀鸞翰林御厨供帳飲食文進自如如有司不敢劾

周太祖鎮鄴文進等用事居中及謀殺楊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制置中外邠等已死文進點閱兵籍指麾殺戮以爲已任周太祖在鄴聞邠等遇害初以爲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文進手跡乃大詬之周兵至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懼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在此百郭威何害慕容彥超敗走帝宿于七里文進夜與其徒飲酒歌呼自若明旦隱帝遇弒文進亦見殺

後贊兗州瑕丘人其母倡也贊幼善謳事張延朗延朗死贊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爲牙將高祖卽位拜飛龍使隱帝尤愛幸之楊邠等執政贊久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邠等死隱帝悔之贊與允明等番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短隱帝兵敗北郊贊奔兗州慕容彥超執送京師梟首于市

郭允明少爲漢高祖廝養高祖愛之以爲翰林茶酒使隱帝尤狎

愛之允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荆南高保融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為攻取之計者以動之荆人皆恐保融厚賂以遣之遷飛龍使已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楊邠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日中載邠等十餘尸暴之市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廡王章壻張貽肅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從後追之弑帝于民舍乃自殺

五代史第三十 終

五代史卷之三十一

五代史第三十一 周臣傳第十九

五代史卷之三十一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為節度掌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

五代史卷之三十一

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疆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疆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旣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

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疆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卽位銳意征伐已撓羣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爲先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爲奇引與計議

五代史卷三十一
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
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
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
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
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
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
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
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
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
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其所
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
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

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
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昇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
喪以王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爲人驍勇
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走仁誨植立不
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
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鄉里事母以孝聞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
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卽從仁誨質
問仁誨所對不阿周太祖益奇之漢興周太祖爲樞密使乃召仁
誨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畫仁誨
多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
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拜樞密使世

宗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茆而臨之仁誨自其微時常爲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世宗皆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曰忠正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爲文章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運源賦甚詳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

以問穀曰扈載不爲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人不肖爲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昭儼數與論議其文粲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至於廣京城爲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爲頌以獻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不爲穀之諛也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碁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

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疆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五代史第三十一 終

晉川世鳳
氏雷而雨

五代史第三十二

死節傳第二十

語川世鳳
氏雷而雨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卽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鷄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

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直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

者具韞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卽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此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楸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楫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爲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

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于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

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逸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與彥章同時有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

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爲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略通兵書事南唐爲左監門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爲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以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爲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砮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

飄南岸爲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爲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砮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砮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效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

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
仁瞻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瞻不能受命而卒年
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爲
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瞻卒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
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
瞻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臣可也其
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瞻旣殺其
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瞻降書
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
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
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瞻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

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于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五代史第三十二終

西川屯田使
氏蘭

五代史第三十三

死事傳第二十一

西川屯田使
氏蘭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
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
必去則天下為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于儒
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
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
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
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
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沒者不得與也然吾
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

李遐張彥卿鄭昭
業見於本紀而已

不能立傳者五人馬彥
超附朱守殷傳宋令詢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從李罕之
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
將軍爲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
相等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
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
爲鄆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
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
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
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壅而圍之已而劉鄩
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洛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
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
皆棄城走當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

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
可下源德守旣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
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
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
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圍而盡殺之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
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爲宣武軍校後奔于晉爲衛護
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
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鬪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
魏博梁將劉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
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
出莊宗益奇之以爲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壯之賜

絹千疋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爲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荆南以魯奇爲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

自刎死年四十九

吳蠻兵猶可戰而不戰魯奇食盡力窮而刎故取捨異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爲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爲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爲健兒我遇汝厚柰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嚮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事仁恭爲銀胡鞞指揮使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以爲飛勝指揮使梁晉相拒于莘遣思同築壘楊劉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爲人敢勇善騎射好學頗喜爲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數爲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以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爲先鋒指揮使兵入劔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爲京兆尹西京留守應順元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

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已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
十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懼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潞
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官
郝詡等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卽以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
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守甚堅外兵
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
戰甲不解體金瘡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而朝
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勸突士卒聞者皆
悲憐之興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
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
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城西軍入
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棄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

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
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
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
其言乃殺之漢高祖卽位贈侍中思同東走將自歸于天子與元行欽走異故予其死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宗爲廳直
軍使明宗時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
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
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
屯于忻州屯兵聚譟遮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
帝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爲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
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爲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
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卽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

太原敬達為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千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輶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為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濶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為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為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

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

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

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降契丹

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

其死者終嘉其不降也然已雖不
屈而諷人降賊故不得為死節
本紀責其不誅光遠而諷其殺已以
降賊故不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進宗為淄

州刺史萬迪為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數百脅取二刺史至

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遠遂殺進宗出帝贈進宗左武

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赦青州雖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

萬迪暴其罪而斬之詔求進宗尸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

欽為東頭供奉官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為軍卒事梁為拱宸都指揮使後

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爲虢州刺史歷隨趙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爲祁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擊卽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爲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沒于虜云

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爲寧衛指揮使後事晉爲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久邪因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拒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

晉軍後南擊樂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二志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于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太傅

史彥超雲州人也爲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爲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戍于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爲先

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于陣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彥超戰死遽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衆世宗旣惜彥超而憤無成功憂忿不食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恤其家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爲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爲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是時李昇方篡楊氏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爲教令由是知名晟爲

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昇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右僕射與馮廷巳並爲昇相晟輕廷巳爲人常曰金椀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劾之周世宗征淮李景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荅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荅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景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旣還景悔

五竹集卷三十三
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周
兵所得楊泰諸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
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蠟丸
書遺重進勸其反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
不負永陵一杯土也永陵者昇墓也及崇質還而晟與鍾謨俱至
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
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
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丸書來上多斥周過
惡以爲言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
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
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
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

既死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忠悔殺之召拜鍾
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

五代史第三十三終

五代史第三十四

一行傳第二十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

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
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
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
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
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
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
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遨少
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
之意欲携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
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

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
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
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
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
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
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
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卽賜號爲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
年七十四遨之節高矣遭亂世污於榮利至棄妻子不顧而去豈
非與世相絕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遨好飲酒奕棋時時爲詩章落
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爲寶至或圖寫其形翫于屋壁
其迹雖遠而其名愈彰與乎石門荷蓀之徒異矣與遨同時有張
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

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玄通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而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卽趨出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界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

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汚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上閤門上昂行義可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以爲宗正丞遷少卿出帝卽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昂旣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贊者不知其世家爲人沉厚寡言而有勇少爲軍卒以戰功累遷洛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營欲因以爲亂福贊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贊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贊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贊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

不奏出帝下福贊獄人皆以為冤福贊終不自辨以見殺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奏深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鳧鄉為孝義鄉匡聖里為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丙子戶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闊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今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坊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

西川宅鳳樓
氏甫回開

五代史第三十五

唐六臣傳二十三

西川宅鳳樓
氏甫回開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語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爲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爲副四月甲子文尉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王袞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旣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唐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隳文蔚居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輒加誅殺縉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梁太祖立仍以文蔚爲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疾卒贈右僕射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士昭宗時爲吏部尚書哀帝卽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特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謂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梁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爲罷爲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爲唐容管經畧使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爲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爲僧居長安慈恩寺黃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行瑜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兼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爲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州以爲掌書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爲掌書記薦之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卽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爲刑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六年柳璨爲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爲吏部侍郎太常卿唐亡事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卽位起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卽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爲中軍韓全誨等作畫像贊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

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
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
哀帝遜位太祖卽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
司空貽矩爲梁相五年卒贈侍中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爲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趨事唐爲禮
部尚書是時梁太祖已弑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
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傳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
敗于淝河太祖躁忿急于禪代欲邀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
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卽受禪明年梁太祖卽位循爲冊
禮副使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扆覆落之
楷常慙恨及昭宗遇弑唐政出於梁楷爲起居郎與柳璨張廷範
等相結因謂廷範曰夫謚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謚先帝

曰昭名實不稱公爲太常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駁議
而廷範本梁客將嘗求太常卿不得者廷範亦以此怨唐因下楷
疏廷範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
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謚昭宗皇
帝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梁太祖已卽位置酒玄德殿顧羣
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
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
所以順天應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首希見
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
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歸田里乃依朱友謙於
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卽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
之闕友謙遣循至魏州見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卽帝

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人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
廨聽事卽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
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爲節度副使已而病卒
莊宗卽位贈左僕射楷同光中爲尚書員外郎明宗卽位大臣欲
理其駁謚之罪以憂死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者字明遠祖審權
父讓能皆爲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
于臨臯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
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遠判戶
部又辟巡官或謂曉曰嵇康死子紹自廢不出仕山濤以物理責
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爲之
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卽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
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遷禮部尚書集賢

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爲亂兵所殺贈右僕射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
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
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
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
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
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
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
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
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
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
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

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引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悵悵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于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

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第三十六

義兒傳第二十四

世川中鳳臺氏開而用也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于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族出與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虓武之士往往養以為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傳

李存審后復以符氏大顯故別自為傳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子初名進通後改名嗣昭嗣昭

爲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爲內衙指揮使陝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三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壁堡執其將一人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舍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君慶爲梁所敗太祖醜殺君慶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洛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城走前遇伏兵因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斬瑋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是歲梁兵西犯京師圍鳳翔嗣

昭乘間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爲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絕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內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爲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已勝旦暮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

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之嗣昭夜遯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爲契丹圍之數十里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是時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爲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腦嗣昭顧腋中矢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諸子繼儔長而懦其弟繼韜囚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不暇究其事因卽以爲昭義軍留後繼韜委其政於魏琢申蒙琢等常教繼韜

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韜事繼韜且見誅因以語趣之繼韜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帝卽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繼遠諫曰兄爲臣子以反爲名復何面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廩實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愈於往而就戮也繼韜不聽繼韜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爲梁圍以夾城彌年軍用乏絕楊氏之積益有助焉至是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繼韜初無惡意爲奸人所悞耳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劉皇后爲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數召繼韜從獵寵倖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數詆責之繼韜懷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陰使人告

五代史卷三十六
繼遠令起變於軍中與天子遣已往安緝之事泄斬于天津橋其
二子嘗爲質于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其父反
長復何爲乎至是因并誅之卽遣人斬繼遠以繼儔知潞州事已
而召繼儔還京師繼儔悉取繼韜妓妾珍翫而不時卽路其弟繼
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大兄不仁利其貲財淫其妻妾吾所不
忍也乃服縗麻引數百騎坐戟門使人入殺繼儔節度副使李繼
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剄死嗣昭七子至明宗時
子繼能坐笞殺其母主藏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襲皆
見殺惟一子繼忠僅免繼忠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
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爲援契丹求賂高祖貸于繼忠以取足
高祖入立甚德之以爲沂棣單三州刺史開運中卒楊氏平生積
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

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也世爲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太祖愛
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擊居庸關以功遷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
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弘信以先鋒兵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
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
祐十三年從莊宗擊劉勗於故元城下洛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
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

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爲鐵林軍將稍以
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爲子從敗康懷英於河西遷左廂
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援朱友謙於河中與梁兵力戰稍中其
口戰不已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
勗攻太原兵趨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佗道先入太原以守鄴兵
去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莘遷代州刺史石嶺關以北

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于太原追贈太尉
 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
 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入關破黃巢累以功為馬步
 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為子存信與存孝俱為養子材勇不及
 存孝而存信不為之下由是交惡存孝所為存信每沮激之存孝
 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太祖遣將兵救朱
 宣存信屯于莘縣為羅弘信所擊存信敗亡太祖子落落後從太
 祖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顧存信曰昨日吾醉公獨不
 能為我戰邪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
 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卒年四十一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之給事帳
 中賜姓名以為子常從為騎將文德元年河南張言襲破河陽李

罕之來歸晉晉處罕之于澤州遣存孝與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
 七千助罕之還擊河陽梁亦遣丁會牛存節等助言戰于溫縣梁
 軍先扼太行存孝大敗安休休被執是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
 與孟方立爭邢洛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州存孝
 功為多明年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讜攻李罕之于
 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為命
 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團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公復誰恃
 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未穴者待
 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闔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稍
 擒之李讜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唐以孫揆為潞州節度
 使揆儒者以梁卒三千為衛褒衣大蓋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
 伏長子西崖谷間伺揆軍過橫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

五代史卷三十六
五
朱崇節守潞州以待揆聞揆見執皆棄去晉遂復取潞州是時張
濬韓建伐晉擊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濬別遣存孝軍
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陰地關濬退保晉州韓建走絳州存孝攻晉
州濬兵出戰輒復敗因閉壁不敢出存孝去攻絳州濬建皆走存
孝後臂善射身被重鎧橐弓坐稍手舞鐵撾出入陣中以兩騎自
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初存孝取潞州功爲多而太祖別以大將
康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
及走張濬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邢州留後是時晉軍連歲攻
趙常山存孝常爲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求救於幽州李匡威
匡威兵至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譖之曰存孝有
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附梁通趙自歸于唐因請會兵
以伐晉唐命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

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傳其城掘塹
以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得成裨將袁奉韜使人說存孝曰公
所畏者晉王爾王俟塹成且留兵去諸將非公敵也雖塹何爲存
孝以爲然縱兵成塹塹成深溝高壘不可近存孝遂窘城中食盡
登城呼曰兒蒙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讐乃存信構
陷之耳願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劉
夫人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
由存信爲之耳太祖叱曰爾爲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爲之邪縛
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徇然太祖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
容也爲之不視事者十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
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祖與諸將博語及存
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爲不然太祖怒酖殺君立君立初爲雲州牙

將唐僖宗時逐段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蓋君立首事其後累立戰功表昭儀節度使以存孝故殺之

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太祖入關破黃巢以爲義兒軍使從莊宗戰栢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慈沁二州刺史莊宗初得魏博以爲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法人有犯者輒梟首磔尸於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武軍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爲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爲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竿維大艦爲浮梁莊宗大喜解衣以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鎮州久不克而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代嗣昭爲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爲柵晉軍晨出芻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

進亦歿于陣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爲洋州節度使潞王從珂以鳳翔反漢韶與張虔釗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獨漢韶與虔釗軍不降俱奔于蜀事蜀歷永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于蜀

存璋字德璜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入關破黃巢累遷義兒軍使太祖病革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立莊宗爲晉王晉王以存璋爲河東馬步軍使晉自先王時嘗優假軍士軍士多犯法踰禁莊宗新立尤患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內爲之清肅從攻夾城戰栢鄉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勗戰於魏博梁遣王檀來乘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太原距守以功遷大同軍防禦使遂爲節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尉

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爲軍卒善角觝太祖擊黃巢于陳

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後爲義兒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先
時沁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而寓居至存賢爲刺史
曰徙城避敵豈勇者所爲乃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距
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
兵攻朱友謙于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梁歸晉
而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謀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
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卽位
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好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勝頗以自矜
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博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
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歎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其所
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
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卽日以爲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

州年六十五贈太傅

五代史第三十六終

馬川宅鳳臺
氏甫而用也

五代史第三十七

伶官傳第二十五

郭川宅鳳臺
氏甫而用也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生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

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爲王至于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于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篋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爲笑樂其戰于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

謂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于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音閣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二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

嘗與羣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常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鬻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佗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爲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

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爲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爲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乂崇韜之壻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乂且反爲婦翁報仇乃囚而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及其將

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寃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爲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建徽爲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祕其事夜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巡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

得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爲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爲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爲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寃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爲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貲食肉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鄴盡坑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爲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爲拒四月丁亥朔朝羣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

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軍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為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第三十七終

西川毛鳳苞氏閣印

五代史第二十八

西川毛鳳苞氏閣印

宦者傳第二十六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闈為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為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

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
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
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
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
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
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
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
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劔來承
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生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
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
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
而反譖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

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
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咎
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
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
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
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
年莊宗已諾諸將卽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
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讐而復唐之社
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
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
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
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

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攻之養子昭宗時爲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軍莊宗卽位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於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

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指去衍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跡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畧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傑然與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

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旣出而與崔胤圖之

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旣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莊宗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爲樞密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暱黃門內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起于魏孰知其啓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

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爲之也當此之時
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慮其能
晏然取唐而代之邪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
者亡窟山谷多削髮爲浮屠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
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孟
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旣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
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
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卽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
以此飲恨而終後愍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
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
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
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
施爲其爲大害者畧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
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
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
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五代史第三十八終

魏州中圖
氏開國南市

五代史第三十九

雜傳第二十七

魏州中圖
氏開國南市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為鎮州王武俊騎將武俊錄以為子遂冒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末坦活末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達元達子曰紹鼎紹懿紹鼎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為鎮州騎將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為成德軍節度使景崇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子鎔立年十歲是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交爭鎔介於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疆而畜積富為唐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自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于唐者皆因鎔以聞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洛磁三州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

臨城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軍解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自將而鎔未嘗臨軍遣追風都團練使段亮剪寇都團練使馬珂等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磁河晉軍大敗明年春晉攻天長軍鎔出兵救之敗于叱日嶺晉軍遂出井陘鎔又求救於匡威晉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儔之婦美而淫之匡儔怒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內慙不敢還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威救已使人邀之館于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抱者少游燕趙間每徘徊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泣乃與匡威謀劫鎔而代之因詐爲忌日鎔去衛從晨詣館慰坐定甲士自幕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誠無以報厚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

鎔以謂無能爲也因與鎔方轡詣府將代其位行過親事營軍士閉門大譟天雨震電暴風拔木屋瓦皆飛屠者墨君和望見鎔識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鎔于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匡威正抱燕人皆死匡儔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甚急鎔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劫鎔以盟鎔遂與晉和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洛磁三州乃爲書詔古本作招鎔使絕晉而歸梁鎔依違不決一作訣晉將李嗣昭復取洛州梁太祖擊敗嗣昭嗣昭棄洛州走梁獲其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顧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爾爲我先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卧輿中梁軍大沮梁太祖自將傅城下焚其南關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辯士也對曰此難于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爲說客晚

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爲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梁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於上坐議與鎔和鎔以子昭祚爲質梁太祖以女妻之太祖卽位封鎔趙王鎔祖母喪諸鎮皆吊梁使者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二志是時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將夏諲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鎔懼乞兵于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栢鄉梁遂失鎮定而莊宗由此益彊北破幽燕南并魏博

鎔常以兵從鎔德晉其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爲壽莊宗以鎔父友尊禮之酒酣爲鎔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鎔子昭誨鎔爲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爲兵先佗兵攻趙常藉鄰兵爲救當是時諸鎮俱弊於戰爭而趙獨安樂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夸侈爲嬉遊鎔尤驕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游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卧起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鵲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爲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還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

謝軍士鎔不荅弘規呼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爲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鎔少子昭誨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鎔者藏之穴中亂定髡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爲浮圖易名崇隱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鎔故將符習爲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爲少府監云張文禮者狡獪人也鎔惑愛之以爲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爲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爲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瑾秘喪拒

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乃以符存審爲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折足歸于晉趙人請而醢之磔文禮尸于市

羅紹威字端已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爲魏州貴鄉人父弘信爲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古本殺其帥樂彥貞立其將趙

文建爲留后已而又殺之牙將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爲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爲君等帥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共立爲留後唐昭宗卽位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晉乞糴于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兗鄆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聞遣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爲然乃發兵擊存信于

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于魏弘信殺之
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爲卑辭厚幣
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
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爲厚已以故太祖往來燕趙
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爲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
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
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
兵六十萬攻魏屠其城紹威求救於梁大敗燕軍於內黃明年梁
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敗燕軍於老鸚隄紹
威以故德梁助已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
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
君雄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遂古本作遂殺之紹威爲人精悍明

敏通習吏事爲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將所立天祐二年魏州
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間遣
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爲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
兵於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
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人雜
輿夫人魏詐爲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
勳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
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澶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爲
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
大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
百里起亭堠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
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

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卧府中諸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爲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歸太祖卽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爲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嘆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爲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爲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爲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爲盡忠遣將程厚盧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

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爲我彊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愈耳紹威仕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謚曰貞壯子三人廷規官至司農卿卒周翰襲父位乾化二年八月爲楊師厚所逐徙爲宣義軍節度使卒于官年十四周敬代爲宣義軍節度使年十歲徙鎮忠武明年爲秘書監附馬都尉光祿卿唐莊宗時爲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爲匡國軍節度使罷爲上將軍晉天福二年卒年三十二廷規娶梁太祖二女一曰安陽公主一曰金華公主周翰娶末帝女曰壽春公主周敬亦娶末帝女曰晉安公主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爲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處直處存以父

任爲驍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內開廐宮苑等使乾符六年卽拜
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
敗第功而收城擊賊李克用爲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爲第一乾寧
二年處存卒于鎮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却爲留後卽拜節
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爲後院中軍都知兵
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却遣處直率兵拒之戰于河沙爲梁
兵所敗敗兵返入城逐郃郃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爲留後梁兵圍
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匹犒軍乃與梁盟梁
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祖卽位封處直北平
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入至晉願絕梁以自
効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於栢鄉其後晉北破燕南
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

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
以爲神使衣道士服以爲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應
之於陘邑闌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爲子而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
與處直而給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爲子更名曰都甚愛之
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
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爲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
李匡儔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
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
第功行賞因陰䟽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于別籍其後因事誅
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爲都所殺都爲人狡佞多謀
處直以爲節度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
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亡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

五仁史卷三十九
宗母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郁當郤之亡于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爲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召郁爲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嘗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爲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爲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於西宅處直奮起椹其胷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遂欲嚙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見于牌樓處直以爲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爲已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

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懼甚以其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爲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以繼岌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爲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往來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爲都謀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爲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丹爲援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璘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爲晏球所敗季璘弘壽被執晏球責曰吾常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

五代史卷三十九
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秃餒得
數騎遯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闕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
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爲子明宗卽位安重誨出以乞段徊徊亦惡
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給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
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曰繼陶也共詬之都居城
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呼秃餒爲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
欲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
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於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鄴
子廷胤與莊宗連外姻爲人驍勇自爲軍校能與士卒同辛苦明
宗時歷貝忻密澶隰州刺史范延光反于鄴晉高祖以廷胤爲楊
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直爲都所
囚幼子威此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

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爲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
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爲天子豈有漸乎
高祖聞之遽徙廷胤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
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爲人有勇好大言可舉
死子匡威惡其爲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爲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
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爲將使戍蔚
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爲弟匡儔所逐仁恭聞
亂乃擁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晉晉以爲壽陽鎮將
仁恭多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益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
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愛之乾
寧元年晉擊破匡儔乃以仁恭爲幽州留後留其親信燕留得等

十餘人監其軍爲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
晉攻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微責謂之仁恭大
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
敗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
三州爲其子請命于唐昭宗遲之未卽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爲
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何屢求而不得也昭宗
卒以守文爲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三十
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
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
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漠二州仁恭懼復附晉天祐三年梁
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
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壁長蘆深溝

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析骸而
爨或丸墜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于晉晉王爲之攻潞州
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然仁恭幸世多故而驕於富貴
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鍊丹藥冀可
不死令燕人用墜土爲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以
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烝之仁恭怒
笞守光逐之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
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喜元行欽
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卽率兵討守
光至于盧臺爲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兵于契丹明年守
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鷄蘇守光兵敗守文陽爲不忍出
於陣而呼其衆曰母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擒之

又囚之於別室既而殺之守文將吏孫鶴呂充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斛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墮土馬相食其驥尾充等率城中饑民食以麴號宰殺務日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爲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皮膚以死燕之士逃禍于佗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曰我衣此而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爲不可梁攻趙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與我盟而背之今急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鬪可待之吾當爲卞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兵於栢鄉進掠邢洛至于黎陽守光聞晉王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

願率二鎮以從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以伐人而彊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爲之班師守光益以爲諸鎮畏其強乃諷諸鎮共推尊已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又遣人告于梁請授已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閣門使王瞳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爲尚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置斧鑕于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滄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

怒推之伏鎖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窒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以王瞳齊涉爲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祈溝關入其澶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嘗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罪于晉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爲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耶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佗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赦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爲朱溫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晉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爲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母降守光因請俟佗日是夕小喜叛降于晉軍明旦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其妻祝氏乞食于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皆無慙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

及古制

三

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頓目曰囚父弑兄烝其骨肉亦
小喜教爾耶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
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
爲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
先王墓然後斬之

